

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 - am 向 - o 和 - u 的转化

新增内容说明

我于 1935 年赴德国留学，入哥廷根大学。自 1936 年春季始，从 Prof. Waldschmidt 治梵文和巴利文。二战爆发，Prof. Waldschmidt 被征从军，已退休的年届耄耋的 Prof. Sieg 毅然接过了讲授梵文的工作，讲授《梨俱吠陀》和梵文古代语法名著 Mahābhāṣya。实际上学生只有我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外国人。两位恩师为我一个外国青年，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令我铭感五内，毕生难忘。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用所谓佛教混合梵语写成的佛典 Mahāvastu 的。我于 1940 年和 1941 年通过了口试，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其后五年中，我仍然从事佛教混合梵语的研究工作。所谓“佛教混合梵语”，是指的一种非纯粹梵语，梵语中间搀杂了一些中世印度方言的成分。原来佛祖释迦牟尼是宗教革新家，他反对婆罗门教，从而也反对婆罗门教的经堂语梵文，他允许弟子用自己的方言来阐释佛

语。原始佛教经典的雏形是用一种叫做古代半摩揭陀语纂成的。当时印度还没有文字，只靠师弟口耳相传。所谓巴利文三藏，并不是全体佛徒的圣典，只是一个部派的经典。古代半摩揭陀语是一种东部方言，而巴利文则一般都认为是一种西部方言。这里面是有问题的，这里不能详论。无论如何，印度古代的方言，有时间差别，有地域差别，研究印度古代佛教史，不能不注意这个问题，可惜难得解人。

我在留德十年的后五年中，写了两篇相当长的论佛教混合梵语的文章。我研究的对象就是如来佛反对过梵语，而在他涅槃后将近千余年左右时梵语复兴时代开始，原来用方言纂成的佛典不得不随顺时势而逐渐梵文化，我研究的就是这种现象。经典底子原来是方言，想把方言转变为梵文，又并不容易，于是夹生夹熟，勉强拼凑，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四不像的语言文字，就是所谓“佛教混合梵语”。这种佛典最显著的特点是佛典越早，方言成分就越多，梵文成分就越少。后来随着梵文化的升级，梵文成分与方言成分的比例就倒了过来；但是最终也没有形成纯粹梵文的佛典。真正纯粹的梵文佛典，是大乘佛教兴起后才产生出来的。

我从两篇论文中选出了一篇比较短的，请我的学生高鸿博士由德文译为汉文。原文发表在德国哥廷根科学院的集刊中，这在德国算是最高荣誉。刊出后，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是学术界的正常现象。但是，我却坚决反对那种不讲科学，不讲逻辑的反对意见。美国著名梵文学者 Prof. F. Edgerton 就属于这一类。我曾写文章批评这种做法，也收入本书中，目的是为中国读者竖立一面镜子：学问不能这样做。

1998. 10. 6

内 容 说 明

在中世印度语的特定范围内，语尾 *-am* 向 *-o* 和 *-u* 的转化是一个颇为独特而又有趣的现象。尽管已经有人多次指出了这个现象，但是直至今日，对这个现象仍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这个转化过程是由梵文中的 *-ām*，经过中世印度语的 *-am*，通过特定的方言和进一步的弱化而转化为 *-o* 和 *-u*。在本文中，我通过追寻各种方言和语言中的这个转化过程，尝试着确定其范围，以便最终利用得到的结论帮助我们理解早期佛教经典的语言特征。

-o 代替 *-am* 在阿育王铭文中

在中世印度语中语尾 *-o* 代替 *-am* 可以追溯到阿育王铭文，虽然只局限于沙巴兹格尔西（*Shāhbāzgarhī*）石刻诏书。不仅在名词和以 *-tavya* 和 *-ya* 收尾的动形容词中出现这种现象，在代词中也有，而且是在数量上居多的语尾 *-am* 和 *-a* 同时出现的。下面我先列出这些变化形式及其在其他诏书中的对应形式^①：

1. 中性 单数 体格：

	F VI F	F IX D	F IX H
G (西部)	<i>paṭ(i) vedeta(v) yaṃ</i>	<i>katavyam</i>	<i>vatavyaṃ</i>
K (东部)	<i>paṭ(i)…… viye</i>	<i>kaṭavi</i>	<i>vata(v) iye</i>
Sh (西北)	<i>praṭivedetavo</i> ^②	<i>kaṭavo</i>	<i>vatavo</i>
M (西北)	<i>paṭivedetaviye</i>	<i>ka(ṭaviye)</i>	<i>vataviye</i>
Dh (东部)	<i>paṭi(ve) detav(i) y(e)</i>	<i>kaṭ(a) viye</i>	<i>vata(viye)</i>
J (东部)	<i>paṭivedetaviye</i>	<i>kaṭaviye</i>	……

	F IX H	F XI D	F XI D	F XII K	F XIII L
G	katavya	vataṽyam	ka(tav) ya (ṁ)	vataṽyam	saka
K	kaṭaviye	vataṽ(i)ye	kaṭaviye	(va) taviye	
Sh	kata(vo)	vataṽo	katavo	vataṽo	ṣako
M	kaṭaviye	vataṽiye	kaṭaviye	vataṽiye	
Dh					

J kaṭaviye

2. 阳性 单数 业格：

	F XII I
G	dhaṁmam̐
K	dhaṁmam̐
Sh	dhramo ^③
M	dhramam̐

3. 代词：

	F X A	F XII D	F XIII D	F XIII X	F XIV A
G		idaṁ		ayaṁ	ayaṁ
K	(ya) ṁ	inaṁ	ṣe	iyaṁ	iyaṁ
Sh	yo	io ^④	so ^⑤	ayo ^⑥	ayo ^⑥
M	yaṁ	iyaṁ		iyaṁ	(i) yaṁ
Dh					iyaṁ
J					

4. 副词：

	F I F
G	anudivasaṁ
K	anudivasaṁ
Sh	anudivaso
M	anudiva(sa)
Dh	

J *anudivasam*

在中性单数体格的例子中，引人注目的是所有的形式都是以 *-tava* 或 *-ya* 收尾的动形容词。我们不能很有把握地断定 Sh 的 *-o* 是否确实可以回溯到 *-am*。因为只有吉尔纳尔 (Girnār) 诏书中有以 *-am* 或 *-a* (取代 *-am*) 收尾的形式，而在其它诏书中到处是以 *-e* 收尾的形式，所以人们有理由假设，Sh 中的 *-o* 不是以 *-am* 为其原形^⑦ 而是以 *-e* 为其原形^⑧。但是我们下面在尼雅俗语（参见下文“*-o* 和 *-u* 取代 *-am* 在尼雅俗语中”一节）中还将发现除了 *-avya*^⑨ 以外还有以 *-avo* 收尾的动形容词。因此很有可能，这个 *-o* 确实是从 *-am* 发展而来的^⑩。根据 Burrow 的意见，动形容词的转化应归因于前面的 *v*^⑪。不管怎么样，无可置疑的是，*dhramo* 中的 *-o* 代词 *so* 除外以及 *anudivaso* 中的 *-o* 确实可以追溯到 *-am*。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由 *-am* 向 *-o* 的转化是西北方言的一个特点。它的产生应归因于 *-am* 在印度西北地区所特有的一个当地发音^⑫。而曼希诃拉 *Mānsehrā* 诏书之所以成为其中的一个例外，很显然应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与 Sh 相比，它与底本之间的联系更紧密^⑬。

-o 代替 *-am* 在较晚期的 的佉卢文铭文中

-am 被 *-o* 代替的趋势，在较晚期的佉卢文铭文中——众所周知，这是西北部方言^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⑮。在这里，也是语尾 *-o* 和语尾 *-am* 和 *-a* 并存。在 Sten Konow 整理的佉卢文铭文中（*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Corpus Indicarum*, vol. II, part I, Calcutta 1929）有如下的例子，我把整理者给出的异文和译文一并列出：

Fatehjang stone inscription of the year 68(出处同上 ,XII 页 22) :

vadhitiraṇa sahaṇa ḍaṇamukho^⑩

“gift of the Vadhitira^⑪ companions.”

The Mathurā lion capital(出处同上 XV 页 48) :

śarira prat(r) iṭhavit(r) o^⑫(A 11)

“...was established...the relic...”

kṣatrave Śuḍi(ḍa) se(2) imo paḍhravi(3) prat(r) eś(r) o^⑬

I(1) *Veyaūdirna kadhavaro Busapa(2) ro*^⑭ *kadha(3) varo*^⑮

(4) *viyau(J1) rvaraparena pallichina(2) nisimo*^⑯ *karita niyat(r) it(r) o(H')* *dhamadana(H) guhavihare(M - I)*.

“by the kshadrapa Śudasa this piece of land, (viz.) the encampment Veyaūdirna, and also the encampment Busapara, limited by Urvarapara, was granted, after having made it (appurtenance just) outside the limit—as a religious gift in the cave – monastery.”^⑰

Texila gold – plate inscription(出处同上 ,XXXI 页 86) :

loo tasa siati yo^⑱ *ha dehajati*.

“Might it become its place when a corporeal birth comes.”

Ārā inscription of the year 41(出处同上 ,LXXXV, 页 165) :

(i) *mo*^⑲ *ca(li) khiya m(e) (dhama)*...

“And, having written this (might there) for me...”

Wardak vase inscription of the year 51 (出处同上 , LXXXVI, 2 ; 页 170) :

yo^⑳ *ca me bhuya ṇatig(r) amitrāsambhatig(r) aṇa puyae bhavatu*

“and may it, generally, be for the honour of my relatives friends and associates.”

在婆罗米地区也有零星的以 *-o* 代替 *-am* 收尾的形式，除非有另外的解释，否则只能把它们当作例外：

Jaina inscriptions from Mathurā No. IV (E I. , II, 1894 , 页 199) :

dān (相当于梵文 *dānam*)^⑧

Pallava grant of Śivaskandhavarman Z. 29/30 (EI. , I 1892 , 页 6) :

sampadatto^⑨

-o 和 -u 代替 -am 在 Dutreuil de Rhins 写本中

随着语言的进一步发展，在我们上面已经证明的语尾 *-o* 代替 *-am* 的地方，又出现了语尾 *-u* 起初大概是与 *-o* 伴随着同时出现的 但是，*-u* 逐渐占了上风 最终排挤掉了 *-o*。这个过程，我认为在同样是用西北部方言写成的 Dutreuil de Rhins 写本^⑩中可以找到。人们在这里经常碰到语尾 *-u* 代替 *-am* 的现象，而却只有很少几个 *-o* 的例子^⑪。至于语尾 *-a* 代替 *-am*，也像在阿育王碑铭和较晚期的佉卢文铭文中那样，非常常见。而语尾 *-am* 竟消失了^⑫。值得注意的是 主动语态现在分词的阳性单数体格也经常以 *-o* 和 *-u* (梵文 *-an* , 巴利文 *-am*) 收尾，这在较早期的铭文中从未有过。

原来是 *-am* 而被语尾 *-o* 代替的例子如下：

1. 名词：

C^o7d (页 284) : *bhayo* = 巴利文 *bhayam*^⑬。

2. 形容词：

C^o24a (页 272) : *suyisacho* 根据 Senart = 梵文 *śucisatyam*

b (页 272) : *dhamatho* = 巴利文 *dhammattham*

b(页 272) : *sadhujivano* = *sādhujīvanam*

c(页 272) : *karako* 根据 Senart = *kāarakam*^⑧

C^{vo}3b(页 282) : *prabhaguno* = 巴利文 *pabhamgunam*

C^{vo}24d(页 291) : *paramo* = 巴利文 *paramam*

此外的例子还有 :C^{vo}25d(页 291)。

3. 代词 :

B1q(页 228) : *aho* = 巴利文 *aham*

此外的例子还有 :B2d(页 228), C^{vo}31a (页 276)。

4. 主动语态现在分词 :

B22b(页 240) : *anuvicītao* = 巴利文 *anuvicintayam*

此外的例子还有 :B23b(页 240)。

B22c(页 240) : *anusmaro* = 巴利文 *anusmaram*

此外的例子还有 :B23c(页 240)。

以 *-u* 代替 *-am* 的语尾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以 *-o* 代替 *-am* 的语尾, 它们与以 *-o*^⑨ 收尾的形式并存的例子并不少见, 而且有时也和那些以 *-a* 代替 *-am*^⑩ 的形式并存。下面我列出所有的形式 :

1. 名词 :

a. 阳性单数业格 :

A¹2b(页 201) : *ratisabhamu*^⑪

其他例子有 :A¹3b(页 202)。

A²3c(页 207) : *loku* = 巴利文 *lokam*

其他例子有 :B27c(页 242)^⑫。

A² 附录(页 211) : *chanu* = 巴利文 *chandam*^⑬

A³6b(页 213) : *dhamu* = 巴利文 *dhammam*

其他例子 :A³10d(页 216) , A³11(页 216) ,

B23b(页 240) , B23c(页 240) , B39a(页

249)^⑭ , C^{vo}19b(页 271) , C^{vo}19d(页 271) ,

C^o30a(页 275) 。

B11c(页 233)有 : *dharmu*。

A³7c(页 214) *divu* = 巴利文 *dīpam*

B20a(页 239) : *salabhu* = 巴利文 *salābham*

其他例子 :B21b(页 239) 。

B22b,c(页 240) : *kamu* = 巴利文 *kamam*

B43a(页 253) : *kodhu* = 巴利文 *kodham*^⑧。

C^o24d(页 272) : *priu* = 巴利文 *piyam*

C^o17(页 288) : *yokachemu* = 巴利文 *yogakkhemam*

其他例子 :C^o18(页 289) C^o19(页 289)

(?) C^o20(页 289) 。

b. 阳性复数属格 :

B13d(页 234) : *vianatu* = 巴利文 *vijānatam*^⑨

c. 中性单数体格 :

B13d(页 234) : *amutu* = 巴利文 *amatam*^⑩

C^o3c(页 264) : *padumu* = 巴利文 *padumam*

C^o17c(页 270) : *muhutu*^⑪

C^o21d(页 271) : *hotu* = 巴利文 *hutam*

C^o3a(页 282) : *ruvu* = 巴利文 *rūpam*

C^o14d(页 287) : *kadigaru* = 巴利文 *kalingaram*

C^o35d(页 295) : *kulu* = 巴利文 *kulam*

d. 中性单数业格 :

A¹7d(页 205) : *sukhu* = 巴利文 *sukham*

B13c(页 234) : *pritiipramoju* = 巴利文 *pītipāmojjam*

B25a(页 240) : *nekhamasukhu* = 巴利文 *nekkhammasukham*

C^o32d(页 294) : *kamasuhu* = 巴利文 *kāmasukham*^⑫

C^o35d(页 295) : *suhu*^⑬ = 巴利文 *sukham*

其他例子 C^o41c(页 298) 。

2. 形容词：

a. 阳性单数业格：

A⁴2d(页 222) : *samedithipurejavu* = 巴利文

sammāditthipurejavam

B1c(页 228) : *budhu* = 巴利文 *buddham*

其他例子还有 : B2c(页 228), B3c(页 229) ,
B4a(页 230)^④, B5a,c(页 230) 。

B4c(页 230) : *pruju* 根据 Senart = 梵文 *pūjyam*

B5b(页 230) : *anasavu* = 巴利文 *anāsavam*

B5c(页 230) : *daśabaluwetu* = 梵文 *daśabalopetam*

B6c(页 231) : *utamu* = 巴利文 *uttamam*^⑤

其他例子 : C^o19b,d(页 271) 。

B21d(页 239) : *śudhayivu* = 巴利文 *suddhajīvim*^⑥

C^o24a(页 272) : *śilamtu* 根据 Senart = 梵文 *śilamantam*^⑦

b. 中性单数体格：

B11d(页 233) : *masuru* = 巴利文 *madhuram*^⑧

C^o3d(页 264) : *manoramu* = 巴利文 *manoramam*

c. 中性单数业格：

A¹7d(页 205) : *paramu*^⑨

B29d(页 244) : *sagharavośamu* = 巴利文 *samkhārūpasamam*

C^o32b(页 294) : *drupamuchu* = 巴利文 *duppamuñcam*

3. 副词：

A³6c(页 213) : *suhu* = 巴利文 *sukham*

其他例子 : B19b(页 238) 。 C^o43c(页 300) 是
sohu。

A⁴4a(页 223) : *supraudhu* = 巴利文 *suppabuddham*

其他例子 : A⁴5a(页 224) , A⁴6a(页 224) , A⁴7a
(页 224) , A⁴8a(页 224) , A⁴9a(页 225) 。

C^{ro}27d (页 274) : *samu*^⑧

C^{ro}8c (页 284) : *emu* = 巴利文 *evam*^⑧

C^{ro}22d (页 290) : *punu* = 巴 利文 *punañ*

C^{ro}43b (页 300) : *dukhu* = 巴利文 *dukkham*

4. 代词^⑧ :

A⁴2c (页 222) : *ahu* = 巴利文 *aham*

其他例子 : B3d (页 229) B4d (页 230) B5d
(页 230), B6d (页 231) 。

5. 主动语态现在分词 :

B29c (页 244) : *padivijhu*^⑧

C^{ro}18b (页 270) : *apaśu* = 巴利文 *apassam*

其他例子 : C^{ro}19b (页 271)

C^{ro}5d (页 283) : *gachu*^⑧

C^{ro}26d (页 291) : *sabaśu* = 巴利文 *sampassam*

在这里我还想提及几个以 *-o* 和 *-u* 收尾的形式 它们虽然不能回溯到 *-am* 但仍然很有价值 因为它们表明 语尾 *-u* 蔓延到了那些原本不是以 *-am* 收尾的其他形式上 :

1. *-im* > *-iu* B1a (页 228) : *cutiu* = 巴利文 *cutim*

2. *-ā* > *-o* B40a (页 249) : *najakamo* = 巴利文
nājjhagamā^⑧

3. *-ā* > *-u* B7 (页 231) : *candrimu* = 巴利文 *candimā*^⑧

4. *ca>tu* A²3a (页 207) : A³10c (页 216) 。

-o 和 *-u* 代替 *-am* 在中国新疆
的佉卢文文献中^⑧

T. Burrow 把这个文献中的语言区分为两种方言^⑧ : 于阗俗语和尼雅俗语^⑧。文献的绝大多数是用尼雅俗语——Krorain

王国的官方语言——写成的，而于阗俗语则因只出现于唯一的一件文献中而著称。Burrow 断定——我认为是站得住脚的——于阗俗语比尼雅俗语古老^⑤。毫无疑问这两种方言的故乡是西北印度^⑥。因此，我上面所证明的印度西北俗语所特有的用 *-o* 和 *-u* 代替 *-am* 的写法，也在这里出现就毫不奇怪了^⑦。值得注意的是跟在 Dutreuil de Rhins 写本中一样，*-o* 和 *-u* 是相伴出现的。

a. *-o* 和 *-u* 取代 *-am* 在于阗俗语中^⑧

在于阗俗语中，单数体格和业格的语尾是不同的。单数体格语尾由 *-a*^⑨ 或 *-ah* 构成，单数业格由 *-o* 和 *-u* 构成。Burrow 在 BSOS. , VIII, 页 431f. 举出单数业格的例子：*so uto*^⑩
vikrinami Vaḡiti Vadhaḡa niravaṣiṣo mulyo maṣa dhitu vivadu^⑪
uthaviyadi, dhadu^⑫ *dhinadi*。

b. *-o* 和 *-u* 取代 *-am* 在尼雅俗语中

尼雅俗语在名词变位上表现出比于阗俗语更晚的发展阶段。在尼雅俗语中单数体格和业格的语尾通常情况下缩减为 *-a*。根据 Burrow, *The Language*, §12, 53 这个语尾 *-a* 是由单数业格的 *-am* 发展而来的^⑬ 因为复数属格的 *-am* 也变成了 *-a* (*-ana*)，而单数体格的 *-as* (梵文) 看起来似乎变成了 *-e*^⑭ 除 *-a* 以外，*-o* 也多次作为单数体格和业格的语尾出现^⑮。在这些例子中，语尾 *-o* 跟通常的 *-a* 一样可能原本属于单数业格，由此而混入了单数体格。无论如何，只要涉及到单数业格，这个 *-o* 所代替的毫无疑问是 *-am*^⑯ 正如通过代词所证实的那样。人称代词的第一人称（除了 *aham* 之外）是

ahu^㉔ 第二人称是 *tuō*^㉔。也有 *iyo* 和 *yiyo* 代替 *iyam*^㉔ 以及 *yo* 代替 *yam* 的例子^㉔。

-u 代替 -am 在 佛教混合方言的文献中

在许多佛教文献——无论其在内容上属于小乘还是大乘——的韵文部分，除了 -a 和 -am 以外，经常出现语尾 -u 代替 -am 的现象^㉕ 而 -o 代替 -am 则几乎完全消失了^㉖。语尾 -u 代替 -am 在一些著作中的出现是由韵律决定的。而在另外一些著作中则无规律可循。由于在某些本子中这样的例子非常丰富，我无法巨细无遗一一列举，略举数端足矣。

1. 名词：

a 语干阳性单数业格：

naravaru (Lal. ^㉗ 240, 18)

avabhāsu (Sad. ^㉘ 12, 15)

satkāru (Sad. 14, 8)

b. 复数业格：

kaṣaṭu (Sad. 44, 11)

c. a 语干中性单数体格和业格：

yauvanu (Lal. 188, 22)

arthu (Lal. 243, 12)

tīru (Lal. 243, 12)

pāpu (Bhad. ^㉙ 第 8 节)

cakru^㉚ (Bhad. 第 10 节)

cittu (Bhad. 第 19 节)

pramānu (Bhad. 第 45 节)

2. 形容词：

kavacitu (Lal. 240, 13)

jvalatu (Lal. 241, 6)

jvalatu (Lal. 241, 10)

asāraku (Lal. 242, 15)

vigatu (阴性单数业格, Lal. 240, 11; 241, 9)

anuttaru (Bhad. 第 10 节)

samcitu (Bhad. 第 12, 61 节)

agru (Bhad. 第 48 节)

3. 副词:

pradakṣiṇu (Lal. 243, 9)

vispaṣṭu (Sad. 36, 9)

nityu® (Bhad. 第 16, 23, 24 节)

ksipru (Bhad. 第 49, 51, 53 节)

laghu (Bhad. 第 13 节)

4. 代词:

ayu (Śikṣās. ® 103, 5; 206, 2; Lal. 240, 16; 241, 4; Sad. 10, 2; 27, 13)

imu (Lal. 241, 5; Sad. 9, 2; 9, 12; 12, 2; 12, 12; 47, 7; 330, 8; 330, 10; Suvarṇa. ® 52, 7; Bhad. ® 第 42, 48, 49, 51, 54, 55, 56)

ahu (Lal. 241, 20; 242, 2; 243, 3; Sad. 11, 13; 12, 1; 12, 9; 13, 7; 14, 7; 47, 9; Suvarṇa. 52, 6; Bhad. ® 第 1, 4, 8, 9, 10, 12, 16, 18, 33, 41, 59, 60 节)

-u 代替 -am 在

阿波布郎舍语 Apabhramśa 中

阿波布郎舍语不是一种整齐划一的语言，它就像“俗语”

(Prākṛit)一样,包括一系列方言,其地理范围从印度的东部一直延伸到西部^⑧。如果说其中有 *-u* 代替 *-am* 的现象,那么,按照我们上面的论述,就应该是在所谓的西部阿波布郎舍语中。事实也正是如此。

Pischel 早在《俗语语法》§351 中明确指出了 *-u* 代替 *-am* 的形式在阿波布郎舍语中的存在,只是他没有区分东部和西部阿波布郎舍语。直到 Jacobi 才在两者之间划分了界限^⑨。他进一步指出,西部阿波布郎舍语的 *a* 语干单数体格业格几乎彻底是 *-u* (以及 *-o*) ,而在东部阿波布郎舍语中则通常代之以裸语干^⑩。

附 录

在于阗塞语、粟特语以及吐火罗语 B 种方言中,也存在着惊人地相似的由 *-am* 向 *-o* 和 *-u* 的转化。在于阗塞语中,单数业格以 *-o* 或 *-u* (古波斯语 *-am* 阿维斯塔 *-əm*) ,复数属格以 *-ānu* , *-ānu* , *-inu* 和 *-nu* (古波斯语 *-ānām* 阿维斯塔 *-nām*) 收尾;请参看:Konow,《于阗塞语语法》莱比锡 1941 年,§49,51,52,53,54,55,58,59,60;H. Reichelt,《印欧语年鉴》I,1914 年,页 31,33;H. W. Bailey,《吐火罗》(Ttagara) BSOS. , VIII, 页 893 注 2。在一些迦腻色伽时期的货币上出现的“KOPANO”也被钢和泰在《KOPANO 和月氏》,SBAW. , 1914 年,页 644f. 解释为复数属格并还原为 *kusānu* 一词。在代词、数量词、副词以及动词中也能找到类似的现象,参看:Konow 上引书,§63,64,67,69,89;Reichelt 上引书,页 33;在新塞种方言中情形也是如此,请参看:Konow,《一种新塞种方言》,SBAW. 哲学历史分卷,1935 年,XX, 页 14,22,23,24。在佛教粟特语中作为单数业格的语尾与 *-y*、

-w 同时出现。参见 E. Benveniste, 《漫谈粟特语语法》(*Essai de Grammaire Sogdienne*), Deuxième Partie, 巴黎 1929 年, §56。有关这种转化的更多的例子请参看 Benveniste 上引书, §60, 61; H. Reichelt, 《印欧语年鉴》I 页 32。在吐火罗语 B 种方言里也有类似的例子: *su* = A *sām*, *ceu* = A *cam*, *tu* = A *tām*, *sāu* = A *sām* 等等, 请参看: Sieg 和 Siegling, 《吐火罗语残卷》, 1921 年, 页 VI, 注 2; W. Couvreur, *La désinence - au et le morphèm -oy-*, -i- du koutchéen, BSL. XXXIX(1938), 页 243ff.。E. Schwentner 在 KZ. 68(1944) 页 188 也着重指出从 *m* > *w*(*u*) 的过渡在伊朗和印度方言中可以找到例证, 而且小亚细亚的闪语和印欧语也表现出了 *m*:*w* 的转换。他列举了塞种语、粟特语、僧伽罗语和阿波布郎舍语。塞种语、粟特语和阿波布郎舍语我上面已经谈过了。我想指出的是, 这个转化并不是伊朗语的, 请参看 H. W. Bailey, BSOS. VIII 页 893 注 2。至于僧伽罗语, 则只有从 *m* > *v* 的字内音变转化(*inlautende Umwandlung*) 请参看 Geiger, 《僧伽罗语文献和语言》斯特拉斯堡, 1900 年, §25, 4。请对比 巴利文 *nāvam* > *nama*, Dutreuil de Rhins 写本 B 35a 页 247); Pischel, 《俗语语法》§261; H. Lüders, 《古代突厥的织物》, ABAW. 1936 年, 哲学历史分卷 3 页 22, 注 2。我认为字内音变和尾音音变(*-am* > *-o* 或 *-u*) 属于不同的范畴。

结 论

上面我探讨了在不同的方言和语言中, 语尾 *-am* 向 *-o* 和 *-u* 转化这个不同寻常的现象。这个转化的最古的标本——阿育王铭文中的沙巴兹格尔西碑铭, 以及较晚期的佉卢文铭文, 无可置疑地证明, 这个现象的故乡是印度西北, 包括

今天阿富汗的一部分。由于 Dutreuil de Rhins 写本是用西北方言写成的，而且于阗俗语和尼雅俗语原先也是以印度西北为老家的，因此，我们在这些语言中，正如在西部阿波布郎舍语中那样，发现这种转化现象就毫不奇怪了。

用佛教混合方言写成的文献则给我们的解释带来了一点困难。在我以前的一篇论文中，我认为能够证明，佛典的较古的部分——无论是用巴利文，还是用混合方言以及梵文写成的——是以一个用东部方言，也就是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原始佛典为基础而写成的。与之明显相矛盾的是，在大量的混合方言的著作中，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出现了数量不少的 *-am* 向 *-u* 的转化，而这个转化却被我们证明是西北方言的特点。这该如何解释呢？

尽人皆知，佛教很早就已经在从印度西北直到今天的阿富汗的地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⑧。孔雀王朝建立之后，通向西部的交通开始活跃起来，这也为佛教提供了向外扩张的机会，阿育王更是大大地促进了这种扩张。在公元前 245 年的华氏城结集大会之后，末田地作为佛教的传教士被派往克什米尔和犍陀罗^⑨。佛教向中亚和远东的进一步传布也必须——至少最初是这样^⑩——经过犍陀罗才能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立刻可以想到，曾有大量的佛教圣典从原始佛典被转译为西北方言^⑪。可惜的是，几乎没有任何相关资料流传下来。唯一的例外就是 Dutreuil de Rhins 写本^⑫。不过，一个公元 20 年的 Kurram 首饰盒上的铭文中所引用的话——著名的关于缘起的习用语^⑬，出自于用西北方言写成的一部佛典^⑭——证明一定有过不少类似的本子。

人们都知道，克什米尔过去是说一切有部的主要活动区。正如义净在他的游记里所记载的那样，说一切有部正是从这里向中亚和中国传播的^⑮。与之相应，也有大量属于说一